



乡村教师

叶拉吉娜等著

北京出版社

乡 村 教 师

叶拉吉娜等著
汪 浦 译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

乡村教师

[苏联]叶拉吉娜等著

汪 浦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长安街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印张8·插页6·字数157,000字

1956年9月第1版 195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8,000册

统一书号: 10071·31 定价: (6)0.75元

內 容 提 要

这本集子选譯了“莫斯科工人”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出版的“乡村教师”一書中的六篇特写。在这些特写里叙述了莫斯科省的一部分先进乡村教师們的生活和教育技巧。他們所积累的、为生活所檢驗过的丰富經驗，是值得我們学习的。

目前我国农村正处在农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乡村教师們在农業社会主义改造的事業中应当怎样进行自己的工作，可以从这本书中得到一些啓示。

А. ЕЛАГИНА И ДР.
СЕЛЬСКИЙ УЧИТЕЛЬ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овский Рабочий”
МССКВА 1954

統一書号：10071 · 31

定 价：(6) 0.75 元

目 录

- 生活所要求的.....叫拉吉娜(1)
- 功勋女教师.....沃龙佐娃(74)
- 校 长.....涅克留多娃(124)
- 巨大的爱.....阿努契娜(158)
- 天 职马利亚诺夫斯基(189)
- 种籽与幼苗加尔布卓夫(225)

生活所要求的

叶拉吉娜

瓦西里·亞历山大洛維奇·米涅耶夫在莫斯科待了將近一个月。他的腦子里充滿了各种混杂的回忆：跟大学生时代毫無差别的鬧轟轟的講堂；演講人的尖銳的叫聲；自己在寂靜的大厅里發表演說（那时候他匆匆忙忙地想要尽可能多說一些，可是到最后还是沒有把重要的說出来）；在每次演講完了的休息時間里無休止地爭論着教科書，爭論着實驗，爭論着应当怎样和不应当怎样教物理……

瓦西里·亞历山大洛維奇私下把參加爭論的人分成三类：志同道合的、敌人和無所謂的人。無所謂的人听了一会兒，搖了搖手就向小卖店跑去了。敌人們諷刺地問道：“您这是想要訓練万能博士嗎？訓練‘行行通’？可是进了高等学校还不会作實驗，还不会解方程式。結果当个鉗工还不够格哩。”跟这些人簡直說不通。而奇怪的是，爭論主要是在与瓦西里·亞历山大洛維奇志同道合的人們中間进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法宝：一个是內燃机，另一个是材料加工的技能，第三个又是分配学生到机器拖拉机站實習……大家都归結到

一点：教学应当联系生活，联系生产。可是怎么作呢？各人都有自己的了解。

瓦西里·亚历山大洛维奇也在爭論，也在証明什么。大家都听着他。有一次，物理教研組指導員建議他把自己的經驗写出来，他說：“我們对您的工作很感兴趣。”瓦西里·亚历山大洛维奇同意了。这一回，他终于有机会說出自己在多年教育工作中积累起来的思想，說出自己坚信不移的东西和各种各样的怀疑。

他在个别問題上，比如說关于六年級和七年級物理教科書的缺点，写了不知多少篇論文。他写这些論文，是因为他不能沉默。他写好了，寄到报纸編輯部去。回答是很客气的，但却是千篇一律的：“您的論文已轉教育部，”或者“您的信已轉教科書編者。”而教育部、教科書編者給他的回答也是很客气的，也总是那几句相同的話：重复那几个相同的字：“將予考虑”，“將在下次再版时予以注意”。但下次再版还是老样子。显然，他們把米涅耶夫的論文忘記了，也許他們簡直就沒有把这些論文放在眼里。現在，这些論文的意义还得由他自己來說明了。

那天晚上，米涅耶夫坐下来写經驗，一直写到深夜。他写好了讀一遍，突然，一下子明白过来了：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需要的不是个别的思想，不是一点一滴的經驗，而是一套严谨的体系。他提得出来这套体系嗎？对这个問題应当绝对誠实地回答自己。不，現在还不能够。可是如果認真地研究一番，徹底地考虑一番，一再地檢驗观察和結論，这又

会怎样呢？这是生活本身所要求于他的。瓦西里·亚历山大洛维奇兴奋得睡不着觉。他遵循着多年的习惯——在提出确定的行动计划以前，先要在笔记本的白纸上写道：“第一点：到工厂去。熟识各种生产。”接着开出一张工厂企业的名单。

在州立教师进修学院研究班的学习只剩下几天了。瓦西里·亚历山大洛维奇听完演讲以后就去打电话，弄来通行证，从莫斯科的这头跑到那头，参观了几个工厂。一排一排的自动机床，翻砂车间、机工车间、热处理车间，各种实验室……在他的眼前闪过，就像看电影一样。

这会儿坐在家多么清静呵！沿着院子的篱笆静悄悄地立着丁香树和接骨木，隐隐约约地听见松树梢在头顶上轻轻地响着。在这黄昏里，鸟儿也不叫了。只有从远处的疗养所的播音器里传来模糊的声音，一辆电气火车在车站附近轟隆隆地响着，对着村子鸣了一声低沉的汽笛。

瓦西里·亚历山大洛维奇这几天来的精神紧张逐渐在这幽静的环境中消失了。这时候，他能够从从容容地来分析那令人敬佩的技术给他留下的丰富的印象，找出那些应当向孩子们介绍的主要的东西。本来，他从前就是一个生产工作者，是一个工人。应当考虑实验，制造模型。从今年起就会好起来的，学校的物理实验室一定会有的……

他想赶快到学校去，打听一下有什么新闻，实在的，他很想跟谁谈一谈他在莫斯科的见闻。

这是夏天，学校的校舍新刷上油漆，一股浓厚的油漆味直熏鼻孔。在这座空空的大楼里，响着叮叮咚咚的脚步声。

办公室的門还没有关。校長阿列克賽·格利高里耶維奇坐在桌子后面打算盤。他翻起眼皮，叫道：

“呵，瓦西里·亞历山大洛維奇，跑这一趟怎样？”

“很好，很有意思。”

米涅耶夫等待着校長提問題，可是他却嘟囔着說道：“我要作好預算哩。”接着又埋头去打算盤了。当他撥完最后一顆算盤珠，拿起算盤搖了一下，才沉思地說道：

“算术这玩意兒可真不簡單呵！你看，应当再办一所学校！八年級录取这么多新生，不知道怎么容得下哩。只好把教員休息室騰出去了。喂，跑这一趟怎样？”他再一次問道，但从他的声音里已經听不出他对这个問題有什么兴趣了，可是他的面孔却显出很关切的样子。瓦西里·亞历山大洛維奇哪还有心談莫斯科。他担心地問道：

“我希望，这件事不会牽涉到物理實驗室吧？”

校長一听就搖手：“咳，我的老人家，还有什么物理實驗室！”

“可是我們还是在去年冬天就已經談妥了的呀，阿列克賽·格利高里耶維奇！”米涅耶夫反駁道，他尽量使自己說得心平气和。

“不錯，是談妥了。可是有啥办法呢？不要孩子們上学嗎？咱們誰也沒有这个权利……”

“这怎么成呢！教物理沒有實驗室……”

“是不成呀。可是我相信，瓦西里·亞历山大洛維奇，您一定能够想到办法的。瞧，那里在修新校舍哩……”他微笑

着，好像是在說：“我准备跟您来一次長時間的不愉快的談話，只好浪費一点時間了！”

瓦西里·亞历山大洛維奇猛一轉身就走出了办公室。和往常一样，他那肚子上的槍伤在突然的激动下猛烈地痛起来了。

他好几次决心要离开这个学校。离开这里，到那懂得教好物理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和需要什么条件的地方去。

他是在1940年这个学校剛修好的时候来的。学校在二層樓上撥出一間又寬大又亮堂的房間作物理實驗室。他常常到莫斯科去，跑商店，买最好的机器、仪器，还买了兩部电影放映机：一部無声的和一部有声的。他亲自打开包装，安好机器。直到現在他还記得，手里拿着那些精致的东西，聞着刺鼻的洋漆味是多么舒服呵……

……可是战争爆發了。

当1942年他負伤回到学校以后，物理實驗室的一切設備都堆到儲藏室里去了。从前的物理實驗室作了教室，另給瓦西里·亞历山大洛維奇分了一間又窄又小的房間。他跟校長爭吵，到区教育科去告他。說实話，他一点兒也不輕視这个精干的人。由于校内有阿列克賽·格利高里耶維奇，学校里就保持了相当的秩序，最近几年来，学生的成績也提高了。可是为什么他对物理課采取这样的态度呢？

有一次，經過長久的爭論以后，校長对瓦西里·亞历山大洛維奇說：“在您的物理課里，有一个視角的概念。而我們之間却有不同的視角。您只看到您的物理課、物理實驗室和

您的学生。可是我得看到整个学校，看到所有学科、所有教师、所有学生、所有校舍，看到整个预算，连芝麻大的事也得看到。所以您很难理解我……”瓦西里·亚历山大洛维奇反驳说，在物理学中也有一个视野的概念。可是说到头来总是那几句话。每一次校长都是说服他“自己想办法吧”。而他也真的想到了办法，也就是做到了没有实验室也能使孩子们作一些实验。当然，他还作了一点事情，但远没有作到他想要作的一切。今年，他以为可以作更多的事。可是他的希望又落空了。不，应当转到旁的学校去，现在还不算晚……

村里的街道已经看不大清楚了，可是天空中还挂着晚霞。玫瑰色的校舍大楼映着霞光，显得火焰般通红。瓦西里·亚历山大洛维奇在昏暗的街道上走着。他不想碰到任何人，不想跟任何人谈话。

突然，他站住了，聚精会神地听着。从一座院子的开着的窗户外传出几下啾啾声、吱叫声、断断续续的音乐声，接着又是啾啾声、吱叫声。瓦西里·亚历山大洛维奇不由得微笑了一下。好像这里住的是尼古拉·斯特洛柯夫的家，前面一个地方是斯特洛柯夫的朋友沃洛嘉·库兹敏的家，再前面是盖纳·涅勃洛特尼克的家……从那里也传来无线电的声音。这当然是他的孩子们在工作呵。

他想像着他的孩子们，那些淡黄色的、黑色的、亚麻色的头正伏在自己用小三合板箱子或者大香烟盒子做的收音机上面。就这种收音机一响起来家里人就要掩住耳朵，但它的所有者却把它看成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而这个少年无线电

电爱好者將要辛辛苦苦地照拂自己的初生兒到深夜，檢查它的零件，改換綫路，一直到他的父母趕他去睡覺或者从收音机里突然傳出了清晰的声音为止。那时候，这个孩子又会跑到鄰居朋友的家里，跟朋友一起分享自己的快乐。而他的朋友也正是坐在收音机前面，捕捉着空中的無綫电波……

是的，今天是星期六，和往常一样，孩子們在星期六晚上工作。今天晚上，不只在这个村里，而且在附近凡是有他学生的村里，都在响着他們自己做的收音机。

有趣的是：孩子們在一个假期里能够作出什么事情来呢？春天的时候，他們訂过多少計劃，提出过多少保証呵！……当然，可以把孩子們召集起来，了解一下他們的工作情况。但这是不符合瓦西里·亞历山大洛維奇的原則的。他早就發覺，謹小慎微的監督会降低孩子們的責任感，使他們喪失主动精神。讓他們自己做完吧。到时候他們自然会把自己的作品拿来給他和同學們看的。而他在这个时期又給他們准备新的任务，孩子們知道这个新的任务，又会像去年秋天他建議他們修建广播站那样，眼睛里閃着惊喜的光芒……当然，他哪里也不能去，他絕不能离开自己的孩子們到旁的学校去……而校長对这一点也是了解得非常清楚的。

他回到家中，厨房里还亮着灯。女兒尤蓮卡已經睡覺了。兒子尤拉坐在自己的桌子前面制造什么东西。他完全埋头到工作里，連父亲进屋来也沒有發見，也沒有抬起头来。他在做一架磁性录音机，已經做了好几天了。

二

有一些信念是一个人一生都在奉行着的。自然，这些信念只有在成年时代才能成熟，可是它们的基础却远在童年时代、幼年时代就已经打好了。

瓦西里·亚历山大洛维奇·米涅耶夫在回忆自己生平的时候，常常想起他父亲那所浸透了皮革味的茅草棚。那时候他还是叫瓦小克，他跟兄弟们一起坐在工作台前面学习做马鞍。他讨厌这个工作，因为它把他的假期占去了，他不得不坐到深夜，去完成紧急订货，而在书包里却白白地放着有趣的书。然而不管怎样，他的手指头却出乎他意料之外地一天天变巧了，眼睛也变灵了，准了。每当他做完一座牢固的马鞍或者一副花纹新奇的皮套的时候，他都感到说不出的高兴。特别是有人夸奖他的时候，他简直就想要唱起来，笑出声来，那时候他还不懂得这就是一个创造了新东西的工匠的自然的感情。

在那些年里，在不大的晓格洛沃城（现在的克蔑洛沃城），建立了第一座工厂和第一所发电站。孩子们跑到工地去看起卸机床和大家伙。大家伙叫锅爐，虽然它们一点儿也不像锅爐。瓦夏·米涅耶夫特别感到兴趣的是发电站。他在学校课堂上听过教师讲解电的特性，他全都懂得，甚至能够很好地回答电学的问题。

可是电对他来说还是遥远的存在于其他行星上的东西。突然，在故乡的街道上亮起了电灯。在城里的广场上举行了

群众大会，完了又举行娱乐大会来庆祝这个事件。瓦夏觉得电光是怪物，是火神鳥。而奇怪的是，他这会兒竟不懂得电是怎样發生的了。

在学校里傳开了一个消息：工厂里成立了一个青年电工小组。工厂在城的那一头，而这城的兩头的孩子們世世代代就有很深的仇恨。米涅耶夫和他的伙伴们到工厂去的时候，衣袋里装满了石头，防备突然的襲击。可是在路上誰也沒有惹他們，而工厂的孩子們甚至还对他們表示欢迎。他們参加了小组。过了几天，瓦夏·米涅耶夫怀着崇敬的心情迈进了小城发电站的門坎。过了一个月，他自己作了电綫，打开开关，电灯亮了，他那时感到的狂喜，简直是他終生难忘的。怎么能不狂喜呢？他是用自己的手，自己的智慧征服了这个自然界里看不見的强大力量。他感到自己多么雄偉呵！

这样过了大約三年。米涅耶夫当了煉鋼車間工長的助手。他开始独立煉鋼。当通紅的鉄水流进模子的时候，少年米涅耶夫忘記了周圍的人群，紧紧地拥抱着老工長——他的師傅。

过了几年，瓦西里·亞历山大洛維奇当了物理教师。他被派到北庫頁島一所学校里。这个青年教师对新地方和它特殊的自然环境感到兴趣。他帶着学生們上山去，探查河谷。学生們都喜欢他。一切都似乎过得很順利。然而瓦西里·亞历山大洛維奇总是感到有什么不滿足。他把这一門課教得跟在学院里教他的一样：用現成的仪器作实验，講課，出題。孩子們在課堂上听着，回答問題，靜靜地坐着。可是即使有哪一堂課講得最成功，他也从来没有看到过那种从教师傳到

学生，突然在学生的眼睛里燃起的入迷的火星。显然，他碰到的是这样一些学生：他们最喜欢旅行，采集植物和矿物的标本。他们采集这些标本，是为了以后带回家去，也就是带回他们的原籍——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去。

有一天，这个青年教师告诉孩子们，说他在作一架无线电收音机，以便收听莫斯科的广播。孩子们起初不相信这能够办到，以后又想参加教师的工作。

那时候，无线电还是刚刚开始普遍运用，瓦西里·亚历山大洛维奇自己也只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站的广场上听过一次从扬声器里传出的声音。

自己作无线电收音机！他幻想着自己来作。他订购了一些书籍，买来材料。学生们每天晚上到他家里去，他们留意着他的手指的每一个动作。为了更接近学生，他把工作拿到学校去作。在这里大家都参加他的工作——有的画线路图，有的绕变压器线圈。收音机作成了。教师和学生都同样颤抖着手去架设天线，安装放大器。噼啦的响声引起孩子们胜利的欢呼：收音机响了！当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安祥的声音：“注意，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孩子们都静下来，他们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哩。接着在教室里开始了“狂舞”。这真是妙极了：在一万公里以外的北库页岛偏僻的矿工村里突然听到了莫斯科的声音！而孩子们更加高兴的是，这个奇迹是他们自己作出来的，他们能够用自己的手作出无线电收音机！

物理课对他们有了新的意义。他们懂得了，他们学习的定律可以在实际中运用；很多有趣的和有用的东西都是靠这

些定律作出来的。他們开始制造电话、电铃，用各种电池接电路。瓦西里·亚历山大洛維奇分配他們做物理实验仪器。他們作得很有趣，学习也大大地好起来了。

他解释这种现象说，儿童的思维是具体的，他們很难抽象地思想，而自己作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他們更好地理解 and 想像物理定律是怎样发生作用的。这是对的。可是那时候他还不懂得，除了这一点，他还给孩子们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去表现人的基本特性之一——行动能力。从前孩子们是消极的听众，最好也不过是执行者，而现在他們不仅认识到，并且还作出来，而作出来了这个事实又更加鼓舞他們。瓦西里·亚历山大洛維奇只是在几年以后，在莫斯科近郊的阿列希諾学校，才完全懂得了这一点对于孩子们的学习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虽然他的学生几乎全都学得不坏，但总还是有几个落后的，其中有一个铁匠的儿子叫沃洛嘉·古里奇金。瓦西里·亚历山大洛維奇觉得这个学生能力低，对每一门学科都是漠不关心的。这个孩子的父亲肯定说，他的儿子并不特别喜欢求学问。但是他的一双手很能干，想作个什么就能作出来，铁匠铺是不会把他赶走的。

这时班上正在讲气体对流。教科书上介绍了一个用电灯作的实验，可是那时候在阿列希諾村里还没有电。应当想出用旁的实验来表演气体的对流。瓦西里·亚历山大洛維奇懂得这是个难题，但还是冒着上不成课的危险把准备实验的任务交给了沃洛嘉·古里奇金。沃洛嘉没有去请教老师，也没

有告訴他工作进行得怎样，但瓦西里·亞历山大洛維奇从他父亲那里知道沃洛嘉在“搞什么名堂”。沃洛嘉把一个装着水平叶片的叶輪帶到学校里，叶輪套在一顆針上，針的兩头各支在豎管上。沃洛嘉点起煤油灯，把这整套仪器装在灯罩的頂上，热气从灯罩里冲出来，叶輪就旋轉起来了。古里奇金得了五分，这真是有生以来第一遭。

从这一天起，这个孩子开始特别关心物理仪器。他把仪器搬到班上，作好实验前的准备，完了又搬回櫃子里鎖起来。瓦西里·亞历山大洛維奇郑重地把他称为自己的实验員。这个“实验員”不仅保管仪器，而且还总是想用自己的方法来把每件仪器重新做过。他在学校的走廊里，在街上，找到瓦西里·亞历山大洛維奇的时候就說：“要是这样做，怎样？……”，接着提出自己的仪器設計，而他提出的設計又常常是很高明的。例如他作的一个蒸汽机活动模型，就是利用楔形杆代替汽缸，作成了一个独创的配汽机关。

現在古里奇金到处都在寻找物理定律。他說：“我在路上走着，就有吸力和摩擦的定律發生作用。父亲打铁，铁里面就有內聚力定律在發生作用。”閃电的时候，他記住时间，好在听到雷声的时候来算云的距离。有一次他問教师：“还有什么沒有發現的定律嗎？”显然他是想去發現它們呵。

当班上講过了电以后，古里奇金建議由学生們自己来在水池修建水电站。在瓦西里·亞历山大洛維奇的指导下，学生們作出了水电站的設計圖，进行了所有的数学計算，甚至还編制了預算草案。可是水电站沒有建成，因为按計劃規定，